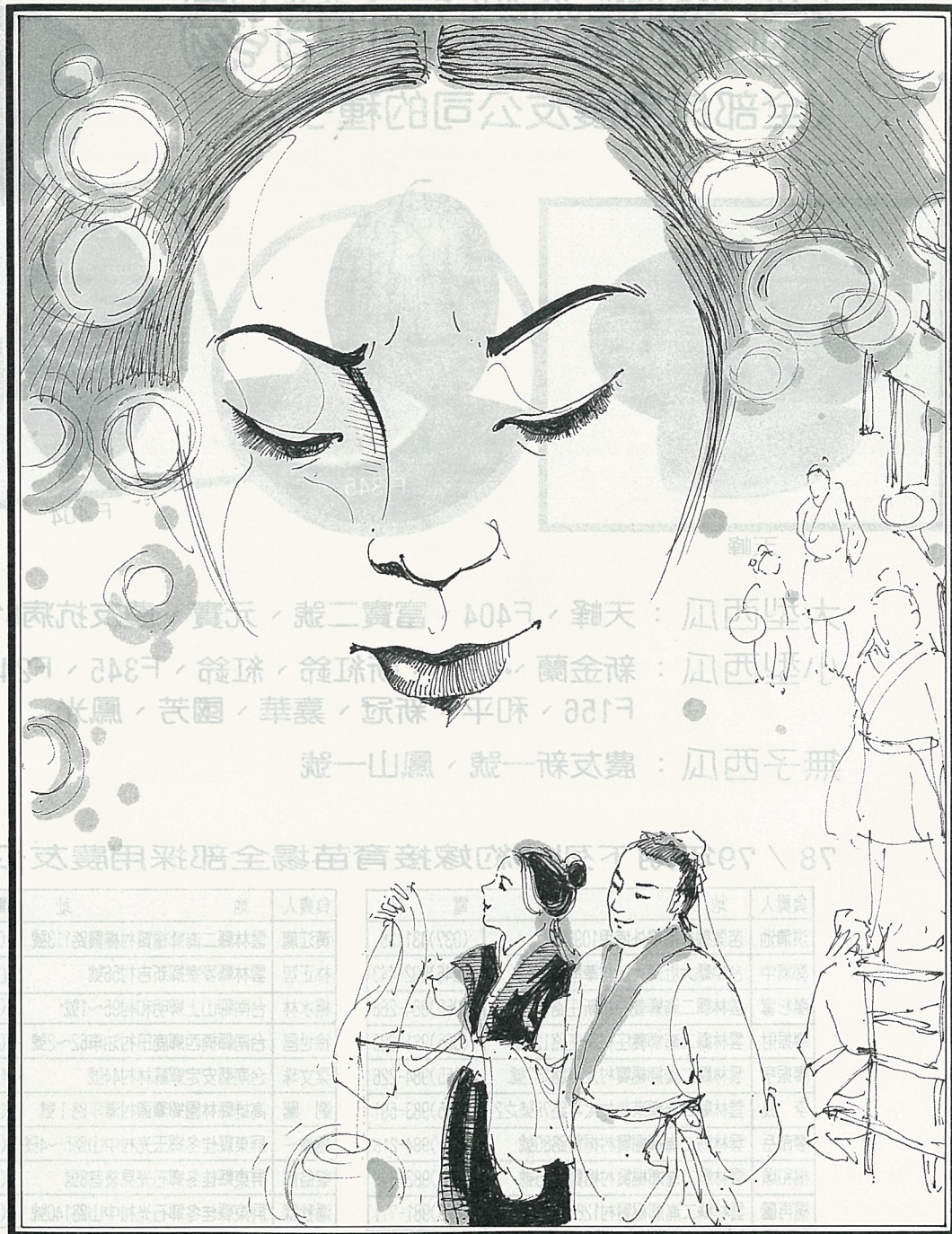




花市燈如畫



更正

本刊第16卷第4期詩文欣賞“長相思”詞的作者應為“万俟詠”。万俟是複姓，讀wàn dāi。

元，一年中第一個月圓之夜，
上 是新春歡樂的頂峰。到處張燈
結綵，笙簫沸天。寒冬中，鮮花稀罕，
巧奪天工的紙花，絹花，照樣把花市粧
扮得花園錦簇，美不勝收。各式各樣巧
手精紮的花燈，更是這有“燈節”之稱

的上元，家家用戶必不可少的點綴，把
熱鬧的花市，照耀得如同畫。不，白晝
又那有這繽紛燈影的瑰麗、迷離？

一輪圓圓整整的滿月，自東山湧出，
彷彿要與地上的燈影爭輝，又相得益彰
彰的，為這歡樂的節慶，增添了錦上添

有舞臺，朝陽吐霞，雲霞共舞。
朝來雲出，影不隨移，多則半日，
。"千嬌百媚，空教人"為誰
交，長對孤窗，空教人"為誰
幽香，朝來雲出，影不隨移，
。"空教人"

花的姿彩。

寶馬香車載著名媛仕女，摩肩接踵擠著老弱婦孺，金吾不禁的上元夜，幾乎傾城而出的湧到了花市上觀賞這一年一度的勝會。笙歌、笑語、鬢影、衣香，人們都沉浸在花光燈影中醉了……

月輪悄悄移上了柳梢，柳下，一個憔悴寂寞的身影，凝立著。

一樣的燈月爭輝夜，一樣的花枝爛漫春，一樣熱鬧繁華的花市，却多麼不一樣的心情呵！去年，去年不是這樣的，去年她是懷著熱烈歡娛的心情，在柳下等待，等待著黃昏來臨，等待著月上柳梢，然後，那熟悉身影，飛奔而至；他們相約在柳下相會，共度良宵，携著手，他們也投入了花市，在花市的花光燈影中，在明月溫柔清照下，和所有的觀燈賞花人一樣，歡笑、沉醉……

那時，她那裡會料到短短一年間，心情迥異，人事全非？她知道，她再也等不到他了，但，怎奈一念癡心，總懷著那明知不可能的“萬一”之想，她忍不住思念之情，又來到這嫩芽初萌的柳樹下。

佇立著，凝望著，近在咫尺的花市人潮，彷彿隔在另一個世界裡，聽而不聞，視而不見；她只是癡癡的守著，等著……

月向西沉，她輕嘆一口氣，舉袖，拭淚，這才發現，淚，早已濕透了春衫羅衫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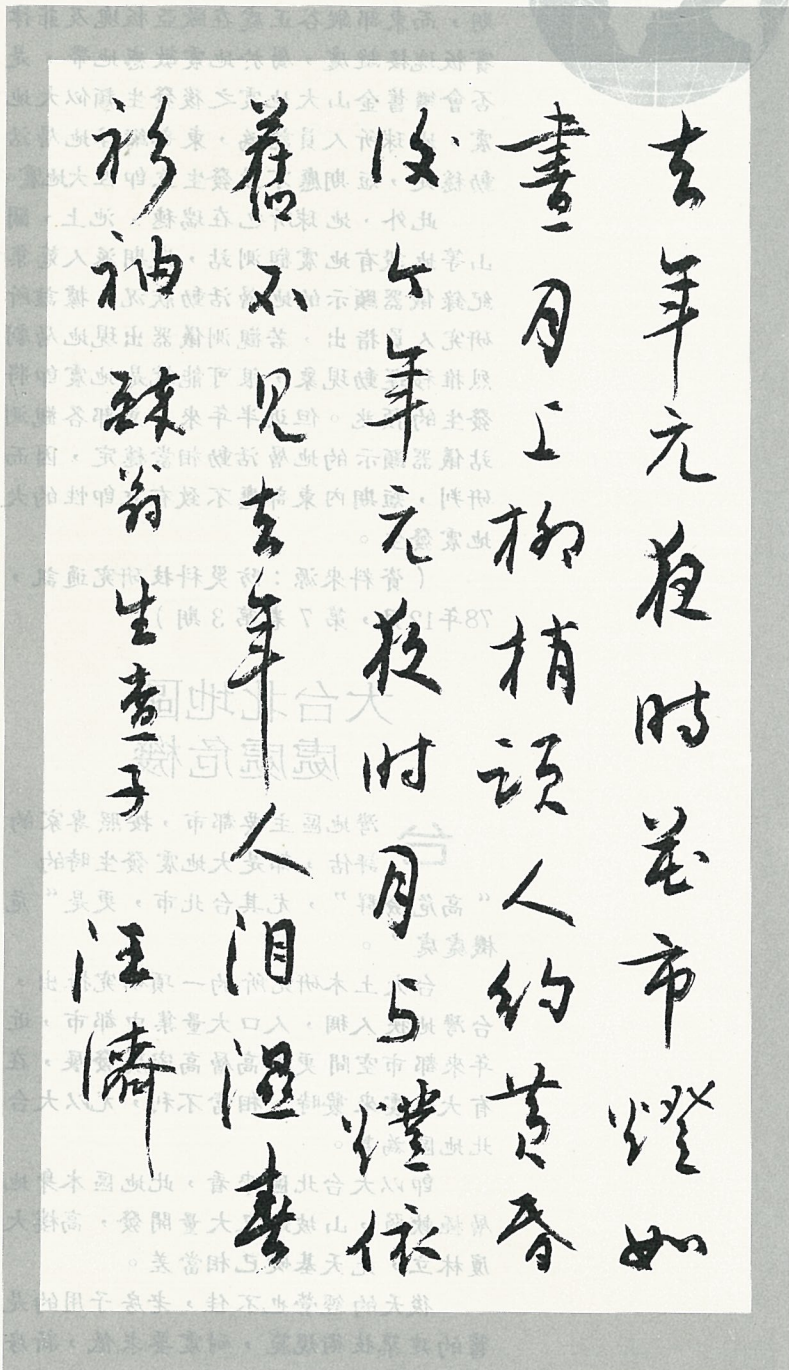
這一闕咏上元夜（元宵節）的生查子，作者是誰之爭，迄無定論。一派主張是歐陽修，另一派則認為是女詞人朱淑真的作品。妙的是，互相“推諉”的原因，都為了愛護這兩位名詞人的令譽，認為太“艷”了，有妨一代宗匠的清譽，或女詞人的名節。其實，就今日看來，實在純情得很，比之歐陽修與朱淑真其他“艷”詞，真不算“艷”。只是，宋代理學漸興，看不慣如此“公然”

文：劉明儀

圖：林慧蘭

書：汪濟

出諸前宋學林社出版
就高書出入點本再平合整台。



“人約黃昏後”而已。筆者因“全宋詞”中，此詞列在歐陽修名下，姑從之。但，詞中“淚滿春衫袖”的感情，還是比較接近女性的。只是古代男詩人以女子口吻代言，也屬常有之事，不足為作者性別的證據。

去年元夜時，花市燈如畫。月上柳梢頭，人約黃昏後。今年元夜時，月與燈依舊。不見去年人，淚濕春衫袖。